

凤翔泥塑艺术特色生态探析

◆ 赵一丹

摘要: 凤翔泥塑作为生产与消费于民间的工艺美术,是其自然与人文生态的载体和视觉表现形式。自然生态环境和活态的民间文化传统不仅为凤翔泥塑的制作提供物质基础和灵感来源,为其发展提供丰富的精神养料,形成了凤翔泥塑与众不同的艺术审美风格,奠定了其在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中的代表性地位。

关键词: 凤翔泥塑; 自然生态; 文化生态; 工艺生产

中图分类号: J0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凤翔泥塑主要包括空心圆塑玩具、浮雕式挂片及立人三类,色泽明艳醒目,造型浑圆粗犷、生动夸张,具有祈子、护生、辟邪、镇宅、纳福等丰富的民俗内涵,在我国众多泥塑艺术中独树一帜。凤翔泥塑之所以能够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风韵,和它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本文拟就凤翔泥塑内蕴的生态学因素做一浅析。

美国人类学家佛朗兹·博厄斯在论及原始艺术生产的背景时曾这样说道:“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理解为历史的产物,其特性取决于各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也取决于这个民族如何发展自己的文化材

料”^{〔1〕}。从生态学意义上看,环境是艺术生存发展的背景和基础。民间艺术作为某一地域物质和精神文化统一体,是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相融合的产物,其发生发展与所在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之间关系密切,或者说彼此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影响和促进。自然环境的山川地貌、气候土壤、水文植被不仅是民间艺术创作的物质基础和灵感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影响艺术的发生和发展。文化是民间艺术生发的源泉,为其提供大量素材和原动力。民间艺术与传统艺术一脉相承,其内容与形式是传统文化、民俗心理及地域风情的物化载体和视觉表现形式,

承载着艺术审美之外的各种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

凤翔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为泥塑提供了创作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内容。泥塑的发展在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无论是在题材选择、色彩表现还是造型手法上都有着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

一、泥塑艺术的自然生态基础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繁衍、从事物质和精神生产的最直接资源,其通过影响和制约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形成人类对自然的基本认识,并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思维模式和审美心

(接上页)增加了造型的层次,丰富了结构体积的变化,另一方面更多地融入了作者个人独特的感受,通过一定的技法形式概括出对象的主要特征,将略显随意、感性为主的捏塑方式上升到在理性的基础上表现对象,是雕塑艺术趋向成熟的重要体现之一,代表了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发展水平。

结语

综上所述,半坡史前陶塑比较明确地塑造了人物、动物的立体造

型形态,其外形轮廓、动态结构和神情状貌均已显露出雕塑艺术的基本特征,虽然制作还显得粗糙,特别是对人物内在结构的了解与塑造还尚未成熟,但已逐渐对空间形体予以了关注与欣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雕塑艺术初期发展形态,尤其是其造型从形式到内容已将立体空间中的物质结构向艺术空间的精神世界延伸,显示出半坡史前陶塑的重要艺术价值。

注释:

-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82页。
- (2) 顾永芝:《艺术概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页。
- (3) 巩启明:《仰韶文化》,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203页。
- (4) 邢景文:《陕西古代科学技术》,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
- (5) “浮雕是在底板的平面上雕塑出来的物象。它不像圆雕那样利用自然状态的‘圆’表现体积,而是在平面的基础上,利用减压物体的厚度来表现体积,但突起的物象不是平面的,而是圆体的压缩,有高低层次的起伏和圆弧转折的面。”刘凤君:《美术考古学导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

马春萍(1969—),女,西安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教师。

理。民间艺术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产物之一,同样承受着自然环境的影响与制约。

(一) 土壤与材料

民间工艺美术通常就地取材,质料廉价便捷。凤翔泥塑所使用的材料取自万泉沟壁上第三、四层表面光洁的整块泥土,坚硬固定,不易变形。和细腻、杂质少、黏性极强的红土与紫泥相比,凤翔黄土略带沙质,黏性较差。艺人在泥塑创作之前,首先要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包括砸泥、浇水、锤泥等程序。尤其在锤泥的过程中,需要先后使用大小不同的木制锤子对泥土进行不同层次的处理,以做到粗而不糙,简而不陋。

土壤的材质特点不仅决定了泥塑原材料的准备过程,也影响和制约着泥塑的造型手法。凤翔泥塑所表现的简练传神、浑厚质朴的艺术风格既是出于审美心理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受到了材料特性的限制。由于凤翔泥塑所使用的黄土较坚硬、杂质多,因此泥塑造型时往往删繁就简、以形写神。当地艺人根据自己心中的意象,以大刀阔斧的手法在浑圆的泥块上刻画出客体的主要特征,而不进行细节的控制和拼贴。泥土的杂质所呈现的肌理效果和艺人大刀阔斧的造型手法,保持了粗率质朴的制作痕迹,少有雕琢与修饰,凤翔泥塑恰恰因此而显露出淳朴天然的趣味。

(二) 物象与美感

自然生态环境的物产资源为泥塑创作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也在影响着泥塑的艺术审美特点的发展。也就是说,“自然因素通过对人和生存环境的限制,影响人们审美的眼睛、品格气质,规定了对艺术表现形式的取舍,内容的选择”^②。从生态心理学的角度讲,地理风貌、山川物象等自然环境通过人们的感觉组织在大脑中形成相应的意识、感受和心理表象,当这些意识、感受和心理表象凝固成固定的模式时,就形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会影响人们认识世界、分析世界和创造世界

的基本心理模式,包括思维、想象和材料加工等等,同样也影响着人们的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

南方空气湿润,户外景色在不同湿润程度的空气中富有层次,人们在这样的视觉和触觉的感受下变得情感细腻、敏感、浪漫。整体而观,靠近海岸的民间艺术做工精巧细致,用色彩轻、淡、雅、多,秀美甜润,具有丰富的色彩变化。关中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广袤辽阔,天气干燥、四季分明,关中人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形成了的单纯直爽而刚烈的性情,其艺术造型简练,用色重、浓、俗、少,醒目热烈。泥塑艺术是其自然情感的流露,毫无矫揉造作之势。凤翔彩塑通常以饱和度高的大红大绿色为主,对比强烈,明快醒目;白描泥塑白底黑线,黑白两色所刻画的疏密得当的纹饰图案,具有一种素雅大方的美感。

二、影响泥塑艺术的人文生态

如果说人类的艺术生产受制于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凤翔泥塑的生成和发展同样离不开文化生态的影响和制约,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生态环境同样是凤翔泥塑的精神土壤和所传达的心灵意向。凤翔先秦为雍州之域,长期受古风浸润,无论是泥塑艺术的造物思想还是艺术审美风格都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是先秦民间文化的核心体现。从艺术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凤翔泥塑集中表现了周秦、汉、唐以来开脱张扬、热情奔放的艺术风格。纹饰上有先秦类似饕餮纹饰与图腾文化的神秘古朴,有汉唐的丰满圆滑与强悍威猛。^③凤翔泥塑同时也是民间地域风俗文化的载体,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被赋予了极其丰富的社会意义和功能价值。

(一) 历史传统

凤翔自古以来都是重要的军事要冲,发达的交通、富庶的经济和安全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陕西出土文物多见“虎符”,古时人们也称骁勇善战者为“虎兵”“虎将”。老虎形象在主流文化中占据着十分重

要的位置。在秦人心目中,老虎向来都是正义、勇敢的化身,民间艺术中的“虎”艺术是对于虎崇拜的一种表现。明朱元璋打下江山后部分士兵在凤翔驻扎,他们“把自己征战南北、夺关取隘的胜利豪情倾注在泥老虎的塑造上”^④。稍有不同的是,凤翔泥塑老虎少有商周青铜所具有的狞厉美,其除了威武、凶猛的气势,更多呈现出一种灵气、静穆、娇媚和温顺的情态。凤翔老虎的这一个人性化写意恰好折射出其历史文化的意蕴:威武与可爱既满足了镇宅辟邪的需求,也彰显着凤翔灵动的生命气息和浓厚的乡土风味。这恰恰说明了文化的变化对艺术生产的影响这一艺术生态学原理。

(二) 文化交流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凤翔泥塑样式据当地传承人描述始于明朝,但事实上传统的凤翔泥塑或许更早即有之。《凤翔县志》记载:县境内发掘出土的春秋战国、汉、唐时期的古墓随葬器物中,有各种形态的动物、人物陶俑,如虎、牛、鸽、猪、狗、羊、独角兽、骆驼等,其型制相似今日之泥塑。^⑤民间艺术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和传统艺术的生命延续,传统文化与艺术已经在浩瀚的历史岁月里沉淀于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以“文化基因”的模式注入到了人们的艺术细胞之中,影响着民间艺术的发展。

周、秦、汉、唐艺术对于凤翔泥塑的熏陶,使其形成了古朴洒脱、热情奔放、圆润阳刚的表意风格。陕西是东、南、西、北的交叉过渡地带,同时也是各种文化交流融合的中心,秦人政治上的统一和各种强行文化的输出以及汉唐时期的对外开放与文化交流,给农耕文化的关中注入了“海岸民族丰富多彩的幻想和早期游牧民强悍凶勇的性格、粗犷豪爽的气质、尚武好战等动态文明”^⑥。关中在历史上长期与戎狄杂处,兵马俑、汉陵墓、唐彩塑均是民族文化融合的象征和文化冲突潜流的艺术再现。尤其是汉文化,给闭塞的秦地带来了南方文化那丰富而深沉的想象,热烈而奔放感

情和浓丽而华美的色彩。汉代霍去病墓石雕就是受到了南方浪漫主义手法的影响,是南北文化融合的艺术写照,“气魄深沉雄大”想象混沌、感情炽热。凤翔泥塑简练夸张的造型和色彩正是北方豪爽粗犷的文化气质和南方浪漫幻想的文化气质的融合,呈现出粗豪古拙、气魄雄沉的时代艺术风格。

(三) 风土人情

在漫长的历史上,凤翔一直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农民靠天吃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代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这里的农民勤劳淳朴、善良憨厚,是大苦大乐之众。他们将渴望生息养生、升平世界的思想和情感吼在了高亢嘹亮的秦腔与信天游里,跳在了豪迈奔放的秧歌里,也凝固在了粗犷浑厚的凤翔泥塑里。厚朴热烈、洗练概括、粗犷夸张的泥塑艺术是大苦的“二愣子”酣畅淋漓的大乐,是其对“以生命存在为核心的自然要求”⁽⁷⁾的显现,同时“也透露出他们追求生命存在自然形式的完美性、自由性和永恒性的强韧心向”⁽⁸⁾。

凤翔泥塑存在的基础是民众以生命存在与发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围绕着生存与繁衍进行传承,作为生产、运用于生活的实用艺术而存在。制作泥塑不仅是农民打发农闲时间的一种手段,更是艺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在过去,集市上兜售的泥塑常常被人们购置家中镇宅、辟邪、求子、纳福,比如将“五毒”泥塑置于家中可以辟邪恶、驱晦气,外婆给满月的外孙送泥塑老虎可以辟邪,凤翔泥塑充斥着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泥塑上常绘有桃花、牡丹、葫芦和管贯钱以示长寿、富贵、多子多孙和富贵发财的含义,采用隐喻的表现手法,使人一目了然,魅力隽永。既体现着当地人审美趣味的淳朴单纯,也承载着更多的民俗内涵和社会意义,是真善美的完美统一。

(四) 文化心理

关中位于陕西中部,介于秦岭和渭北北山之间,处于“四关”之中。地势险固,金城千里。肥沃的土壤为



■ 凤翔泥老虎

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周人很早就养成了稼穡之长。老百姓“以耕战为核心,在现实的土地上获取收成、民份和军工的实实在在的功利”,其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完全以世俗的实用为标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关中人以农为本,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和心理模式,具有极强的理性意识和功利色彩。青铜艺术和兵马俑最大特点就是情理服从于感情,理念让位于意念。青铜器以夸张的图案和厚重的体积形成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兵马俑以庞大体积和写实手法给人以如临其境的真实感,而艺术所要传达的情感和审美则居于次要位置。

凤翔泥塑是集使用与审美为一体的民间艺术品,承载了以生存繁衍为核心的民俗信仰内容,其存在价值并不体现在艺术的感性审美而是理性的精神功利性上。艺人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基础上,将自己的意念凝固在泥塑的艺术语言中,以表现主观上的真实。凤翔泥塑的题材和纹饰往往和图腾崇拜、生殖崇拜有关;色彩则是红火、长寿、喜庆等心理诉求的表现。人们以实际的利益为出发点来选择信仰的对象和内容,并根据自己的意愿“赋予”信仰对象“神力”。比如人们在制作泥塑“坐虎”“虎头挂片”时,有意无意地运用夸张的手法,突出老虎的五官和头部等主要特征,以强化其镇宅、辟邪、保平安的神力。泥塑虎所衍生出的生龙活虎、虎虎生威等的吉祥含义,则是希望孩子像老虎一样机灵活泼、身体健康。鲜艳喜庆的颜色,饱满的花卉植物和老虎尾巴和耳朵处的

蝴蝶“颤头”是为了避免孩子对老虎的惧怕,体现着家长的浓浓爱意。

结 语

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作为人类艺术系统的两个生态因子,构成了艺术内在的生命韵律。这两个生态因子为凤翔泥塑提供了独特的物质质料与精神养料。只有在这样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中才有可能生产出“凤翔泥塑”。而凤翔泥塑也只有在适宜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中才能得以生存。

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的被冲击,泥塑生产失去了原有的生存基础。凤翔泥塑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实用审美功能而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大众消费艺术品,人们买来泥塑并不是辟邪、镇宅之用,而是将其置于室内装饰或当一种趣味性的艺术品进行玩赏。这种强烈的商品意识可能会导致无病呻吟的“抒情”作品,即过分雕琢。与此同时,泥塑生产的批量化和标准化使其失去原有的审美价值,变得粗糙、呆滞,毫无自然朴素之感。

民间艺术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存在,也是一个地区民众的精神之根。凤翔泥塑也是如此。因此,面对当下凤翔泥塑的生存危机,如何运用科学发展的思路,让凤翔泥塑在新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中传承和发展,是我们应当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注 释:

- (1)[美]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 (2)王海霞:《中国民间美术社会学》,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 (3)(5)袁恩培、白瑞荣、王静超:《陕西凤翔泥塑的文化内涵及美学特征》,载《民族艺术研究》2012年第25期(5),107页。
- (4)常智奇:《宝鸡民间美术论》,西安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 (6)鹿德谦、郭天祥、孔润年:《陕西地域文化》,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 (7)(8)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 (9)鹿德谦、郭天祥、孔润年:《陕西地域文化》,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赵一丹(1990-),女,浙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